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四十目錄

遊峴山漫記

不溪偶記

臧昇 長興人

復兩省設兵議

謝先申

德清澉溪嵇氏族譜序

魏大中

答雲南撫院閔魯泉書

沈師昌

吳興藝文補卷之四十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四十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序韓求仲先生文閑

李光縉

余謝罷征途匿影山中焚棄筆研却蠹魚不與親門無干旄之至有至者逃不出見戒閽人勿納刺楗戶獨牖取適自喻一日蒼頭入告有持書自雪上來者余笑非遺我也誤耳使辭之其人入見指余姓名爲詢余訊之乃知爲求仲韓先生書嗟夫先生文名滿天下不遠數

千里問論棄老生何歟已授書則有文在文閒二集與其書偕來余啓函因而卒業集皆應制言文四千六百餘首先生各自序之而又有宣城湯先生若水沈先生言弁諸首宣城先生咨嗟反覆於文在之天蓋有他人不能喻而先生獨自傷者吾以爲宇宙雖大真文章有幾自有宣城師弟子之文行于世文何時不在而問他名家也雖是先生之序文閒欲自附于孟夫子之闕先聖其憂深慮遠之意不能不使人有概于中余生平精心此藝今已矣乃老驥伏櫪時猶悲鳴每遇試文出恥

讀之見其破壞割裂日甚一月輙私自痛恨而且不無
望乎有位能文者之人竟無有人焉能起而振之今幸
而獲見先生斯刻則然爲鵠于天下其蒿怛之心與網
羅之力讀者如見而知其雅志同抱者也夫文之敝也
積漸以至非獨其士人失也當上與下之人兼受其責
今天下無文矣其敝不在奇在庸庸而人誤奇之不在
異在同同而人誤異之似是而非此唱彼和讀之若不
可以句索之則淺陋而無味誦之竟篇至令人不知作
此題目初第一二弄巧負名之人爲之本無文品偶然

弋獲遂以贊世後率多庸衆人勦襲效之亦或不察而亟收之士當操觚時寧有遠志第為射富貴功名地耳何知仁義享利者爲有德爲深造之文難爲飯飣之文易彼見上人所收錄而易欺者在彼所擯棄而難逢者在此誰肯爲其難而不以僥倖一之售者固宜其江河日下漢潁川逝而不可返今治估俾爲辭之人即後來操政事之人今以言應舉之人即後來取人以言之人其伎止此則其見止此所錄進身之路亦止此自率舉人展轉相仍夫寧有極此孟夫子所謂樹率而塞仁義

者也韓昌黎謂之塞路正路塞則邪徑闢矣今天下文章繇邪徑以行惡得勿閑以文閑文文不可得而閑也以秉文閑文始可得而閑也孟夫子之閑聖道拒之放之非盡拒放虛弄舌端之人必其存生心而作政事之權能盈人以言而顛倒天下者耳彼街談巷議之口如隙中之鬬市閙之爭則亦何煩置喙矣身閑之不得而始望於能言拒者之人夫非得政可言之人與其人又不可得乃身自守而以待來學夫亦真不得已者矣先生之爲斯刻倘亦不得已之心乎竊謂閑今之士變今

之文必有高天下之才無其才則不能開必有高天下之膽無其膽則不敢闢又必有高天下之位無其位則不得開而又必天未喪文道不終否之時無其時闢之終難為力往者嘉靖之季文靡蔓極矣乙丑南宮之役司文者挾其才與膽乘秉文之任與士心思變之時一舉而澄汰之天下文遂翕然而歸于正施及隆萬之間斌斌稱盛此其往事已文在者位未必在位在者文未必在兩者缺一化成實難先生有其文未有其位而先有其開文之志今觀人文者盡人人如先生豈憂方壇

哉今　天子趣先生田間固將出矣韓昌黎之挽衰溺歐陽永叔之變軋茁此亦先生異日任也先生今以此而待學者夫郎有眞豪傑聞風而響應先生者矣先生之功大矣哉

書歐餘漫錄

焦竑

古小說家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漢秇文志六秇九種凡百三十家僅三千餘篇而小說十五家乃至千三百八十篇其多如此歷世寖遠莫可攷見唐宋以來作者猥衆大都委瑣不經往往居半秪

於睡餘語隙酒杯流行爲一笑之助而已溫公修通鑑爲人倫之檢鏡非正論弗收然如鬼書武三思之門血還楊薛矜之墓以其可爲鑒也即小說而備采之善乎太史遷之言天道恢恢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豈不信哉吳人閔君康侯英年績學樂善好古每有見聞輒登之錄纚纚數萬言衍傳聞之譌補史乘之闕闡先世之軼事拾名賢之偉撰此古稱有爲而作者雖與常傚詭聞見迭出與尋常稗官者流異矣昔劉原父簡王深父云足下與原父不好小說任作端士貢父自看小說不

害爲通人然則通人端士合而爲一人者惠康侯也夫太

八閩大雅錄序

鄭明選

國朝以經學取士其初文章渾厚典則粹然一出于正近世學者乃始變爲鉤棘怪誕之詞又錯以釋老莊列百家之學黨人其中競相放效自以爲奇而文體大壞夫文者士所爲也然其變常在上不在下昔歐陽修知貢舉黜劉幾輒茁之文文體復正故主司者文章之龍也予同歲進士沈泰垣公夙有文譽主爵者以八閩多士之區宜得名士督學校事遂以公行校士既畢摭其

異等者剞劂之標曰大雅錄夫雅者正也周公作爾雅詩曰雅詩樂曰雅樂皆古聖人所作也並以雅名何則道根于雅也文以闡道文之不雅是倍道也是故任僸離靡之音不可以登明堂魚龍幻人之戲不可以舞兩詭譎說淫詞豈可陳于儒者之門哉孔子曰辭有險易[illegible][illegible]兩科壹歸于正故文者以正爲宗而奇行乎其中奇出于自然奇亦正也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奇本于法也葩本于正也夫是之謂至文今夫江河天下之巨川也方其行乎平地也悠悠浩浩終日安流而不

想及其經乎龍門伊闕瞿塘灔澦之間夾以巉崖巖以巨石乃始有驚濤急湍震撼泙湃滔天地駭日月而水之奇見然皆激于勢之自然非作而為之若乃海水無故而溢穀洛無故而鬬斯則異耳豈奇也哉是故知奇之為正又知詭之非奇可與言大雅矣予竊怪夫詭于文者嘗嘆曰世無歐陽子耳今八閩有公大雅復作予不覺躍然以喜也忘其鄙陋而為之序云

碧巖志序　　鄭明選

地之志昉於九丘山經九丘亡矣而山經猶存其後有

水經有地理志彼皆內該神州外羅四荒其地廣其文
約中間峯巒水石之勝人物之所生及風氣所宜與夫
古今興廢之蹟以至于風人學士所游覽而題詠者掇
拾難周不無遺漏於是好事者取名山巨鎮各自爲志
地專而文縱紀載詳矣我郡弁山有三巖碧巖爲最勝
余壯歲嘗登之其上有龍口嫣峯捨身巖鷄鵝七星之
石瀑布之水其下太湖漭瀁無際洞庭馬蹟數十山大
小星錯湖中蓋信宿不能捨然未有專爲之志者近雅
道張君創爲之余閱志及圖則鄉所見山水諸勝森森

然剡如再游焉夫游有三難曰地曰時曰力雖有探奇嗜怪之士地爾遠則不得游地不爾時不值則不得游有地與時力不能濟勝亦不得游名山無窮人跡有限欲一一歷之豈有給哉顧志非獨爲游者設也游者按志而尋易以足窮不游者披志而覽可以神遇蓋志者攟地形于片楮聚物色于毫端人之觀志足不履而着到眸不接而若見故不登岱宗知有天門日觀不登太華知有箭括車箱若然者得于志也孫興公慕天台之奇遥爲之賦彼未嘗瞻赤城之標躡石梁之險也然能

抽思結句發聲金石者得于志與圖也故山川者地之文也圖志者人之文也地之文極人力之巧所不能爲然不得人之文不能遠著今夫碧巖至勝也以余爲湖人至近也然而不嘗再登則游之難也志之成將使人于萬里外見若几席此山之所待以遠著者也然造化多秘安知是山之勝不有藏于深僻爲前人足目所不到而志所未及載者乎其後有冥搜幽討繼兹而得者又此志之所待也

天聖寺古檜閣碑記　鄭明選

郡城天聖寺舊有古檜堂按故記堂前有檜蔚大無枝葉獨老幹槎枒如虬龍古色慘淡葢唐宋時物云其後堂廢僧如桂易而爲閣曰古檜閣乞余爲之記然求其所謂檜者亡有矣夫檜柏葉松身會兩爲一其性耐寒故其材視他木特堅然以今觀之終歸于盡苟歸于盡與樸樕荆榛亡以擇則向所言老幹槎枒如虬如龍者幻也綴玉爲樹玉非樹也剪綵爲花綵非花也特以其似眞也而競賞之然而實幻也非獨玉與綵雖本樹與花皆幻猶此檜也且堂以檜名昔所爲堂者寧復有一

榱一楹存焉者乎彼其命倕班召㰐人挈木石奮斤斧爲力非一手爲時非一日以有此堂也而不免于廢則向所爲堂者幻也古者五柞之宮桐柏之觀皆以木名計其功力當于萬此矣而不免于廢況此堂乎吾聞趙學士子昂嘗畫繪爲圖子昂畫名蓋天下世人得尺楮寸縑共寶之如懸黎結綠非不甚愛護也至今纔三百餘年耳而此畫不可見當其畫時凝神忘意仰而視俯而思心與造物然後濡墨吮毫遲若神鬼心非不苦也技非不聖也而不免于廢則雖畫亦幻也倘既化爲有

壞其樓衍蜃龍之狀庶幾託于畫以傳亡窮而畫亦爲幻蓋天地之間自亡而有謂之造自有而亡謂之化此一定之曆也由斯以推諸有亡非幻者寧獨檜哉幻人之術爲魚龍爲獌狿爲虎豹狻猊呑刀吐火分解形骸有執以爲眞則爲之迷人諸有之幻與此亡以擇而舉世迷之夫知幻之幻而不知諸有之幻此所謂識二五而不識十者也故由俗而觀亡物非眞由道而觀亡物非幻道亦幻也若然今之閣與昔之堂亡異也今之記與昔之畫亡異也則我與僧如桂者皆幻人也知其幻

矣然且猶為幻者阿難證心必辨空華富樓印性先徵月影以幻指人真覺乃見將令夫登斯閣者求所謂古檜而不可得則思思則知檜之為幻又知諸有之皆為幻諸有皆幻而有非幻者矣是閣也役興於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成于某年某月某日

游峴山記　　鄭明選

鄒城之南有峴山故名顯山逮唐避諱更名峴從其聲也或曰山首見曰峴山云去郡不滿五里游者非有齋糧備糗遠涉之苦突而東無援條捫葛之勞故人

特便之戊子仲春之望暹日載陽谷風和悅余乃與客
乘舟由江渚循月湖迤邐出郭門至于山之麓山前有
碧浪湖蓋餘不溪也水自天目南來二百里過釣魚山
滙而爲湖廣五里許滉瀁澹蕩色如天碧湖之中有浮
玉山石磈磊陂陀上可坐數十人而望之如一拳歲郎
大浸其首特露若浮也由山左石磴攝衣而上至浮碧
亭則自伏虎巖至車蓋山中間峯巒雜出若飛若躍若
立若臥若趨若踞爭奇而角秀者出乎其後前則湖水
瀰漫與日暎發而漁人賈客游士歌女揚帆鼓棹來往

乎其中湖之南涯有蘇灣宋學士蘇軾所嘗遊也。其上村居數十家桃李的的如錯錦焉自浮碧亭而上有巨石巉巖拔土而出石有大竇唐左相李適之貯酒竇中杯飲之曰窪尊因建亭曰窪尊亭云石之背有三賢祠祠唐顏真卿宋王十朋蘇軾也三賢皆爲湖郡守有惠愛故祠之而魯公嘗遊此山與賓客詩歌聯而至今存焉自三賢祠而上有逸老堂湖山之勝大略如浮碧亭然所見益曠矣逸老堂故鄉先生劉司空麟老而家居以春秋結社賦詩命酒于此山今去幾五十餘年風流

文采猶有傳者而想見其人不可得慷慨呼酒酒數行
復起至于山之巔有滴翠軒萬竹千天綠陰如晦微風
相戛簌簌不絕而倉庚反舌鳴聲相應耳不暇聽矣已
而北顧城郭夕陽射乎睥睨炊烟晚起萬屋俱迷遂起
下山且行且歌復于山麓覩其右有空明菴此余故讀
書處也因訪舊主僧雪剌髮頭矣爲藪衲般勤道曩時
事不知其坐之久也少選明月東來清光半湖顧視僕
子取酒酒已竭僧爲出酒果復飲盡醉遂假宿焉至旦
日子起謂客曰襄陽有峴山吾郡亦有峴山襄陽獨以

年叔子重此山游者無算矣獨顔李諸君子載在掌故豈非以人哉顔李而後有逸老諸公逸老而後有我輩千載之下寧復有知之者乎客亦爲之感嘆遂解纜而返

游玲瓏山記　　　鄭明選

嘗覽吳興掌故集稱卞之陰有玲瓏山若踦如錢塘南屏盤隱之勝唐張有杜牧之皆題字石上鐫之余生有山川之淫常思足跡遍五岳四鎭然而目不見境内名山豈非闕哉庚子九月九日登高節也盍往觀之遂駕

舟出臨湖門抵于姚灣艤舟而陸約山行二里許與人失道遇樵者引而前乃得至懸崖削成屹然壁立旁有石洞沈泉出焉水碧色如染淙淙盤紆而下有青蛇綠黿伏于洞口是東洞也復西行半里巨石陂陀砉焉迸裂如劈長三四尋乍廣乍狹深不見底迫視之令人心恐有股栗而汗出者復西行半里許有洞在亂石中天雨則四水交注伏流山底至于東洞與泉水併出蓋其山大抵多骨而下空如腹云于時日將暝遂下山徘徊不忍去反顧者三其麓有村居前臨芳沼芙蕖夾兩岸

粲爛奪目野菊陸離香飄左右又一佳致也夫物之顯晦有時以是山之勝非不瑰瑋奇崛也然游士寥寥焉車騎不至亭榭不施草木蓊茸求張有杜牧所爲題石而不可得惟山翁野豎執斧斤而薪蒸焉何泯泯也今夫賢人君子懷珠韞玉爵祿不被于朝廷名譽不彰于當世者比比是也與此山豈異哉故曰顯晦有時也貴賤勢也又何怪乎感而爲之記

游黑龍洞記　　鄭洲選

卜山之陽有黑龍洞者郡誌不載黑龍之義莫詳所由

又無搜奇剔怪之士登陟吟眺于其間故其名不顯仲夏朏之日積雨新霽余趣治簞飯罍酒速賓客往焉至則道路荒茀不治乃翦蓁薙草闢涂而入見青石峻嶒乃醜錯出珪者璧者羅刹者象鼻者牛首馬頰者虎豹牙者列于洞之外其洞後庳前軒如夏屋之半寬可肆數十筵非由斧鑿鬼勞而神鏤之其石都垂垂下懸如綴上產石鐘乳潤白如蜃灰從者競采之其右隅一小竇中黝然以黑又一洞也人莫敢入略窺之視外洞廣倍之深不可測聞有翩翩振羽聲疑爲飛生也五湖之

中有林屋洞者誌稱有地道可通洞庭君山吾惡知夫是洞者不猶林屋可旁達而遠到也今世亦無人徑林屋而造君山者又惡知誌所云非張大誇詡之實無其事也然則林屋與茲洞未知其孰雄而茲洞不顯林屋之名聞天下彼誌能張其勝此誌所遺也故人非地不勝地非人不顯夫苟地以人顯吾又惡知是洞者由今以往其名不林屋如也賓客鼓掌大笑余乃舉觴三酹洞口劇飲而後返

游自碧浪湖至月湖記　　鄭明選

辛丑夏六月望余困于暑弟傒昌曰憊矣盍相與逃暑于碧浪湖湖多水風遂爲我治罍酒以行客四人及我子若孫從駕舟出城南門至于湖湖並峴山因登焉山前後樹木穠郁綠潤逼人下臨湖水如髮顧瞻城中萬屋鱗次煙靄交市復登舟駐于中流隱隱聞雷聲陰雲四幕欲雨不雨乃有凱風自南來水紋如織縠披襟納凉信不知有伏也日且暮還入城相傳賈耘老浮暉閣與白蘋洲在其處皆湮沒不可識或云白蘋洲者今所作官廪是其地也又行至月湖湖之上故有鷗波亭趙

子昂遺址也南由小橋入爲蓮花莊水色特緑芙蕖爛開子昂别業所在也復駐舟中流水風颯颯如碧浸湖其地夏月無蚊水宿者聚焉岸上下燈火錯映如星俄而雲漸開完月朧朧且隱且見因舉觴酹月歌李太白問月之詩漏三下乃歸蓋吳興最多水其近在城外者碧浪湖爲大在城内者月湖爲大適兩游焉昔表紹避暑爲河朔之飲迄今傳其事其風流蘊藉不知如我輩今日否因顧謂客曰樂乎客曰樂哉此游匪直逃暑也可以娱心目余曰殆有甚焉暑可畏也百欲之毒人如

焚如灼不啻暑也然而人爭趣之是自投火也人知逃暑而莫知逃于欲是之謂顛倒之民至人者恬淡無爲日游於清凉之府容躍然喜曰我輩入于火而不知逃也久矣悲乎哉余復顧子若孫曰小子識之逃暑不如逃欲之急也

游下菰城記

鄭明選

鄭子屏居横山之陽時維暮春據胡牀瞻西山山之南麓樹木蓊鬱狀若屯雲鄰老曰此春申君下菰城也去此不遠耳按史記楚王賜淮北十二縣與春申君春申

君以其地邊齊請以爲郡改封江東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說者曰在姑蘇城内小城西北則此安得有春申君故城乎然郡志實載之豈盡無據或蘇與湖並有城不可知試往觀之遂駕舟而西三里許舟人曰至矣鄭子病不能步以兩僕肩板輿行有土人前揖辭矣語半蹇然猶能前爲導焉城四面累土周遭如山其内松樹千章或偃如車蓋或攫拏如虬龍如夜叉山風乍起聲如浙江之濤地僅千畝居人種麥油油如雲蹔至一亭曰長烟亭亭之下有桃數株花中開中謝游

蜂匣之徃來相通土人曰此外小城也其内有大城因復爲導委蛇而入至所謂大城者高山後擁兩旁築土爲平岡上與山接濶倍外城深三之然草木荒翳道路幾不可辨矣鄭子曰昔太史公觀春申君故城歎宮室之盛今無論蘇湖皆化丘墟矣夫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皆貴介公子其權力易以馮藉春申君以布衣起爲楚相食客三千人與三公子爭名豈不尤難矣哉當其西說秦罷兵歸楚太子北伐魯滅之葢亦一時傑士焉假令懷忠挾信終事楚王身名永保矣而聽李園之說

欲以一婦人陰盜楚國竟乃不免故城彈丸之地且不能有何望有楚國乎凡物專之以爲已有者彼得倏失今夫仰而高山俯而清溪此吾與衆人所共樂也可以長有而不失乃歌登門之歌歌罷洗爵三酌俄而白日西頹曛色覆地返而登舟比至家門星月在天矣

吳興沈氏重修族譜敘　沈徵炌

吾沈受姓之始自聃季入春秋文公三年初見於經其爵爲子其國介頓胡陳蔡間爲楚貢獻邑後析而入於蔡而楚亦有沈尹戌號一時良臣遺裔恭子姓散處江

左無定居漢氏標季烏程有諱瑜諱儀者黃中通理聞
人盛孝章函賞之典午渡江纓冕影接六朝中儒術文
采勳名碩隱之盛至與郎耶陽夏抗席稱右姓到於今
不衰晉大司馬諱薇者以族鉅泒分爲宗祊計久遠昉
有譜圖唐太尉諱震再修之宋翰林學士夢溪翁又再
修之吾宗血脉歷䄕不眩明興歲益縣䖏日庶而此典
曠然未舉先司馬居恒深懷之會别歷南北數十年歎
掌盍痒弗皇也嘗語某曰夫飭行先乎懷祖懷祖隆乎
惇族惇族源乎明系吾以不德繆膺好爵當吾世而姓

牒洒閧繁流尚渙吾址之今以遺汝汝小子其念之葢遡余懷者幾二十年而譜始成於是宋氏以來枝遥脉續粲焉臚三君子之後不佞其復申之敘曰此先司馬志也先司馬事也小子某何忍言某聞諸先司馬古先王流行葦既醉之澤以尊一本樹維城矦蕃卿大夫多化之議禮家持以爲繼別繼禰正姓庶姓繫弗別而綴弗殊狀要獨嚴宗法至今支子不敢祭其祖輓近宗規癈而倫始澆然小宗之法具在祖以推祖係代若新故或接其欵而不知其人即知其人矣而不察其所居析

其所自一按之縱横經緯之方冊而爲親爲從爲再從以至祖免而外凡榮衰賢不肖歷如燭照不得欺此譜之所係重也吾沈散居江南北者著姓不一郡而尊氏望皆曰吳興吳興云葢肇渡江來文業輝映蟬聯豹變眞如經星靈耀列宿掩縟卽吾郡人漢舊姓凡有四而以較吾宗率落落若夜向晨某讀譜甫輟卷而憬焉覺且瞿焉太息也語云黃帝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其同姓二人而已同德之難如是魏李彪亦云若取門地魯三卿孰若四科是故人以譜聯譜以人重人

明而黼佩之彥縻國寵而訾家食烺烺乎銘績昆吾者故不乏其人矣繼自今吾宗之英靈子姓有踵而起者雖卜式以善牧拜郎孟佗以遺酒紆綬羨猶彿出望擬仙登吾不以爲吾宗榮賨將軍獲仲山之鼎王中令藏穀璧之書鸞雀鮓之堆楹怪龍皮之漬扇吾不以爲吾宗厚黄馬驪牛之雄辯折柱絶維之大力盛冠劍連車騎郭翁伯則雒陽居閭樓君卿則元城上客吾不以爲吾宗俠吾所爲後賢策者惟是端而言蠕而動强学待問力行待取藉茅集木小物克勤幸而以一經効王家

竭其股肱夙夜擦家學以徙無敢墜夷憲律之而不由洛蜀招之而不入不爾亦誦詩讀書敎授下澤使鄉里稱善人要不爲譜牒恥於焉而父誨其子兄率其弟曰唯以經術行誼爲家承春秋伏臘謁祠展墓之餘埽堂筵俎薦蒞舉觶凡吾宗之爲親爲從爲再從爲袒免而外者悉列坐論說本支之不可疎敦睦之不可後勃谿搆鬬之不可長善則相勵過則相塞難則相急昏冠大故則相援與讓與仁是亦爲政斯不令吾宗虛聲江左亦使三君子銓譜至意曠千秋無減矣寧第以閥閱姻

婭驕語里閭哉其感澆俗士競榮膄不聞宗法故垂老述其所聞冀後賢共持之爲吾譜重無貽墮武之誚耳若譜例具倣菱溪翁所修不更載

喜留亭記

王穉登

吳興當具區之滸蒼弁羣山蜿蜒而負郭苕霅二溪交灌爭輸其産多蠶桑竹木魚稻果蓏之利故其俗號殷富然其人習水走陸負重歷險悍者業漁鹽事剽刦殺者工告訐善機械奸豪大俠操官府之柄而魚肉善類上之人惟務姑息以柔道行之故政寬民慢日甚一日

其勢不可復長矣笏塘陳公來守是郡知其不可卧而
理也乃略倣孔明治蜀之政務在除暴去凶發奸擿伏
豪右兼併之家與舞文弄法之吏悉取而置之三尺大
者重辟其次遠戍其次髡鉗城旦郡有巨猾氣燄幾與
郭解等流毒滿境中人莫敢指歷前後數政皆漏網雖
柱後惠文名捕之弗得公獨破柱得之閭閻之間莫不
沽酒相慶矣俗尤喜博博徒非勢家子即市井僇民屢
禁之弗戢公每得一人立使反接游市中雖紈袴子弟
法無赦甚者毀其廬號令一出期于必行不爲勢阻于

是五木樗蒲梟盧奪雉之輩靡不竄匿無敢嘗慮使君法者深山窮谷黃髮厖眉之叟咸嘖嘖稱吳與自來無此賢大夫也先後露章薦者旁午會公奏討當行鄉之縉紳先生儒別豎褐扣當道門而呼曰奈何奪我仁君乎枳其輪不得前於是撫中丞執法使者上其事謂刺史民所觸迫不留恐失丘民心詔報可公無行矣迨三載績上將擢去民又擁道而呼當道復為請政府以公治行尤異露冕褰帷不足旌而使久在朱轓皂蓋間何以儆勵有位稱陛下貴德尚賢之意乃乞刻銜外臺仍

治郡事吳興之人喜色相告君子爲詞賦小人爲歌謠
颯颯乎丼棠五袴之遺哉遂卜地于峴山賀生禪院之
上醵錢建亭顏曰喜留亭成而五馬來游四顧溪山堪
供吟嘯瞻文昌之閣青漢甓飛瞰潮音橫渚二橋長波
虹卧石塘如砥自東自南車騎可接軫而趨任負免褰
裳之涉皆公德政之餘也豈直民喜留公公亦喜爲兆
庶留矣昔漢黃霸石奮之流皆以良二千石徵爲卿相
公循良不愧古人異時三孤八座何難致哉夫寇君在
漢河内借之而弗得陳公在今吳興留之而見從古今

之民有幸有不幸矣晉羊叔子蒞襄陽樹碑峴首過者相向欷歔名爲墮淚茲山之名乃適相符後之人覩龜龍而思陳公遺愛者涕淚豈減羊公片石乎剖符綰綬之臣把一麾而守茲土者登斯亭寧不徘徊嘆息興高山景行之思耶公諱幼學字志行梁谿人己丑科進士

如松和尚造法華山路募緣疏　王穉登

吳興法華山者寺名白鵲石吐青蓮尼總持遺迹猶存松道人經營未畢雖則朱門碧殿柰無廣厦長衢負薪樵者無趦趄乞食山僧空躑躅荒草坡難容駕象法王

安得常來黃泥阪不可鳴鑾宰官焉能屢至今將開草際委蛇之徑成人間廣狂之途或買地開林補短截長取諸彼以與諸此或將田易路因高就下迂者直而窪者平但赤手豈可告人非黃金不能布地比丘緣淺鐵鞋踏破也無功檀越財多金穴打開俱是福燒磚鑿石補就方成百衲衣擔水運沙聚來却似多寶塔試看負者負荷者荷都在蓮華地上行咏而咏歌而歌盡來松樹林中憩謹疏

答沈何山儀部書　袁宏道

蘇家使來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榱棟以爲器則不受繩削以爲玩則不益觀欲取而置之別所則又痴重頽壓非萬牛不能致而世之高人韻士愛其古朴以爲山房一種淸供輦而致之費之唯恐不奢累累有之仁兄或有以弟爲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淸冷寬閒地若將奴衙鎭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人玩而千人唾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爲幸多矣敢復傴悉不聽驅置

邪弟行矣

遊峴山記　謝肇淛

吳興山至多獨峴山蟠郡南而近下據碧浪湖游客蓋肩相摩云歲乙未冬十月徐與公自閩至訪先有約訂余必吸盡五湖烟水乃去余謂千里之行自足下始請以峴山爲期適余幼弟殤弗果無何顧長卿撰卿從吳江來乃以望日發尺一召客戒舟於溪澈有於龍主人肩輿先至問老僧與廢事僧跽進葺寺疏余領之已而山下屐聲甚厲則客至矣於時碧梧隕霜鴈影南嚮西

風吹浪高濺寒衣各有寒色携手入滴翠軒展圖書共閱余出古陶觴客已與輿公劇談鄉曲里語顧氏二仲弗解也相視大笑徙倚憑欄望遠近雲樹翠色可餐而丹楓錯落右則車蓋危峰岌岌欲墮左則平湖千頃茅屋萬家映帶林薄主客欣然賞心蓋不藉酒而醉矣久之視日且淹茲則連臂下山經逸老堂堂圯四壁立又下爲李相窪罇石輿公笑謂此跡涔也者將客牛甚飲哉余曰碧湖可供一吸何必鑿破山骨也蔡亭俱廢折入寺寺亦廢蓁莽刺客客不可坐遥聞江聲隱隱月如

闌自浪中斷矣亟登舟趨浮玉水及山麓浮圖石級已斷長卿賈勇先登衆從之月去人不數尺金光一道入水水紋如沸而漁舟横笛兩兩歸來世卿大叫以爲奇余顧指西山落照謂客此紫綠萬態不減金波何諸君冷煖乃爾語有間露入秋衣客寒益甚始歸舟漾之中流從其所止而之焉比入城漏下四刻矣各別去越三日長卿爲圖寄余且謂余記是游嗚呼余安能記之自有宇宙便有此山昔之名賢不愛杖履當其摩崖探壑益妄意以託於千秋曾河之未及淸而名骨俱朽矣余

自李湖以來殆不知其幾穿三載之間俛仰已爲陳迹況乎一官如傳蹤跡若萍繼此而游能復幾何而余又安得而常有之乎雖然余惧夫湮没不稱而山靈以是浪游者非夫也泚筆爲記不能不更爲之墮泪

募修歸雲菴疏　謝肇淛

嘗聞二宗顯化而頓悟爲難六度梵修而布施居一益慈悲喜捨本自出乎恒心而功德因緣亦稍通於世法雖云福田利益吾輩不言至如陳迹廢興路人知感歸雲菴者道塲之別麓游覽之勝區孫太初卜其旁而築

室意遂鹿門之耕鄭繼之題其堂曰挂瓢義取箕山之
隱避世終期出世逃名亦附逃禪但從孫山人衰謝以
來日就頹圮慨自鄭吏部作興而後久屬荒蕪馴鴿繞
空廊轉使猿驚鶴怨慈雲歸導暮磬聞牧唱樵歌不穀
躬撥清茗身爲小草勞形案牘深慚說法宰官忝古烟
霞頗憶棲眞隱士即使禪帷蹔駐敢云比浙傳東山若
令泉石增輝亦足表吳興南鎮顧囪牖間雖翡翠幽而
衙齋內僅有白雲簽斗官糧乍可養支公之鶴錙銖月
俸何以希給孤之園茲因本寺比丘普告十方善信或

賭高士荒阡而挂劒興感或憫瞿曇朽像而捨髮發心松栢摧爲薪淚說中郎有女菩提本無樹須從上智種根毋深排二氏而立町畦應不住六塵而生布施儻香疊潔淨亦可資公暇之游郎山水淸奇未必非斯文之益毋曰事不切於簿書終同故紙言不關於象魏竟屬蕪詞云爾

題韓求仲四書選文全編　湯賓尹

求仲氏居若上閒無所事事發故簏得所裁制舉文自洪永以來者悉删且評以課其子將以公諸天下爲人

子弟之有事于斯者而先以覲宣城宣城咈曰天下畫
謳吾與子文而畫圖吾與子發身之具借爲反報于循
不自懲戒欲相導耶求仲曰固也百相反也百相圖也
吾與夫子之牘在下上三百間諸作者具在異世之下
吾與子在耶圖吾與子者在耶或問于宣城曰昔者子
之于桓也曰生予德于匡也曰文在茲于所以生所以
在也皆仰而呼天捨天無一足自馮與宣城曰是固所
謂知天命也德者一人之私也天實私之不可得而如
何也文者天下萬世之公也天實公之不可得而如何

也聖人直以德私諸其身以文垂諸天下後世也與哉左崇侯虎右費仲惡來不能一日安其身于西伯者文王之天也朝有三家野有少正卯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東魯者孔子之天也後先文王者君則君相則相皆得獨行其志不得行其志而托之乎爻作于述有憂患者信乎無憂者信乎不得行其志而托之述而不作有意于擬周公不復夢見無意于擬文王僅竊聞知孔子於此蓋自傷也曰吾五十而知天命矣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退與二三子商定里之業旁及詩書禮樂之緒天其

許我乎前此之周流轍環汲汲皇皇遡亦未爲知天命也知天命則可以順于耳從于心而無逆于世故三都之墮兩覲之誅聖人間用人道用人所以回天鳳之歎麟之泣雅頌之正狂簡之裁聖人純用天道用天將以開人然則何以謂之文也曰文者神明之用也道有行不行而神明無所不徹徹于上曰天文日月星辰風雲霹雷之屬皆是也徹于下曰地文山川草木飛潛牝牡之儔皆是也徹于天壤之間曰人文詩書以栽之禮樂以淵之神聖之典謨生儒之課業皆是也然則何以卜

其所在曰一代之風會必一人焉繫屬之奉一人于上
臣太平還一人于下振聾瞽代筆代舌紛乎兩沛衰能
興之聦能明之必茲人爲獨也問者曰文之用大矣寸
之管尺之牘以今科目之媒爭古謨誥之烈可乎應之
曰所謂經者亦通行文告而已途謠巷咢而已小夫偶
至之語流染不欲縣帝制以爲的群天下之英雄豪傑
畢精力以攻之而有不傳者哉素王删述之後楚傳騷
漢魏傳古唐傳律宋傳道學元傳曲我明必傳制舉文
一代之精神畢聚于斯自斯以外力皆用半而不暇用

金未有能精遠者也問者曰今之時文可以汗牛充棟歷朝十餘歷年三百遇者與不遇而皆有事于斯者不可數計安所盡得美好者而搜錄之應之曰選聲者天下之聲不勝收也接于吾耳而已矣選色者天下之色不勝收也接于吾目而已矣問者曰文可以盡人乎應之曰可以盡人而不可以盡人人之符采發于面語言脫于竅精而出之致其血氣以相從合于脈面之光澤猶可塗也竅之節出入可以自按脈之微眇無所容吾力而壽夭貴賤之數畢動於呼吸之間故曰可以盡人發

于面天倪之所符也脫乎戶天機之所洩也精而出之致其血氣以相從揣摩愈工而愈不可方物極君子之所至與小人之所至各有餘精故曰可以盡人而不可以盡人雖然吾操其至者而百道之馳驟自不能越古今人之相遝有一結軫對面者哉他日謂求仲曰男兒稿則稿矣不借聲響于次間子六人一人自足我兩人兩人自足孤行無苦求仲之文選行所列姓字不寡矣使斯文一道幸而大明斯人之徒亦云太盛吾虞子之身為植而毋虞孤也

太僕卿懷愚韓老先生偕沈淑人八十壽序

黄汝亨

今上御極三十八年吾友韓求仲氏以貢舉第一人
陛見　上嘉其對首賜及第是時求仲尊人太僕先生
春秋七十有五而沈淑人亦康寧偕老一旦覩其子起
書生登館閣之選名動天下賀者曰先生休哉既于五
福將備矣而卿尹以爲爵求仲以爲子五福之外衛加
以兩一時朝紳國老下及巖穴耆艾之士無不望先生
如神仙中人也越五年而先生與淑人俱八十新安汪

子孟標以求仲夙有交于予乞鄙文爲壽予曰子知韓先生之克有求仲者乎汪子曰生也晚不盡知也抑聞之禍生有基禍生有胎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昔梁統爲東漢名臣獨以增重法律一語天報之尤慘先生歷官三十年未嘗杖下斃人作令寧德申免陷漭糧二千石備兵府江闢山通道四百里陞防江漢請釋掠賣子女數百口吾聞之活千人子孫有封先生之德如是其以此哉予曰唯唯否否先生給事三垣未嘗言一事輕論一人寧以不稱職外轉果若所云自靈壽原發者覩

之幾失諫諍體不知翹君以沽名訐人以賣直錚錚皎
皎以相角勝如一鬨之市固君子所甚惡道家所深忌
也先生知白守黑無近名譽實善齋用同符黃老沃本
而深源慶餘而流遠固宜永錫難老既備五福而衡加
求仲以為之子也然求仲挺才績學遭逢聖明簡拔之
奇出自　天眷卒不免垂翼以歸論者疑求仲之必
有鬱然不樂者予竊以為不然求仲兩尊人年已八十
矣縱使廷臣推轂甚力　天子津津鄉用拔心而前膝
晝日三接一歲九遷吾意為求仲者懷我二人亦必抗

表陳情哉自効歸養其家以槐棘之榮易桑榆之暮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且功名出處之際多不可以眉睫致
論昔解公縉以抗直坐深文罪不測　高皇召對便殿
慰而遣之曰汝歸且讀書十年著述冠帶來庭後卒叅
贊機務內閣之名自此始今　天子雖放免求仲安知
非　高皇帝之所以教解公者乎天下之書無盡郎聰
明問學之人亦未必讀也今海內實多事國家安危之
計搖搖未定求仲年尚壯靜貯而厚發又安知不有伊
呂之略出解公上者乎雖然人情每不自足既見其子

登玉堂旋願其子開黃閣作黑頭宰輔則二老人之私
容有或然者求仲其以我言進使先生顧𥅆八十年之
內優優百祿亦可謂極備靡闕而玆復邀恩君上暫免
朝參以曲盡天倫之樂今日移忠而孝他日移孝而忠
大知勝小知大年勝小年則尤足爲先生壽者也汪子
于是喜予說而筆載之去

策衡序　　　　　黃汝亨

策之雄者亡過於戰國之士與三國之人才然皆偶機
觸辨以權智相傾軋巳耳而不爲組織之篇在漢粹醇

若天人英通若治安沈簡若趙營平刻覈若晁大夫輩
陳篇矣然各就一代之變一人之才一事之則而極其
用其出有本源學有積貯因人際事展用而乘其時又
彼問此對響答彔設以事成文而非以文撫事故爛焉
足述也　明與制科得人最盛而終之以策直欲網羅
千古苞孕衆智綜錯萬變而又先之以經義爲排偶章
句之文書生執理即遺事騁辭即迷務喜倜儻非常即
畢鄙學究一人之身耳而舉天下治安屯田實塞古人
之所分長而以寸晷尺幅兼擅之其學必無本而其言

論必不可以施於用云怪也一人之筆而可以羅千古之聚智與億萬之變厥幾可施於用者云如主司之自為程策而冠諸錄者何者其所對之人即所問之人非其有本而多貯為生平之所得力而勝乎物其言不出也故言成文章施於當世亦成寔用如弘治山東之墀道德而薦仁義至矣其次如薪鄭乙丑之深江陵辛未之悍瑯琊湖廣之淹雅雲杜陝西之英奇允寧蕭孔之篇公望騷雅之作他名公鉅人靈珠隋璧雲蒸霞變不可勝紀要皆傑識匡時宏文托志書生之所窘俗吏之

所祇腐儒之所拘蔡伍以變會通其觀古可以適於今今可以程乎古儀秦失其辨司馬諸葛失其智是王之略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俱在焉嗚呼此策衡之不可不讀也孝若夙有妙才文弱登壇乃其志略在當世黯然未究於用而露一斑之識衡鑒茲編領袖末學良亦遠矣雖然子孟無術亦足以辦事而馬服君之子以父書敗夏狐裘越章甫推舟於陸而用與時不相當智有所詘策有所不及則存乎神明之力勿謂中郎帳中之秘勝人也

高士吳允兆先生傳

黃汝亨

先生諱夢暘字允兆歸安人也海内以字行稱允兆先生父曰應徵贈蕃慕贈兵部員外郎大父曰龍爲零陵令贈公有五子伯仕讓仲仕誠叔仕詮南兵部郎又次仕諒允兆其季也生而慧絶篤摯孝友不屑爲諸生攻詩古文雄長詞壇而高節好義抱經世之略當世莫能窺也童年侍大父輙得其歡心十歲贈公歾哀毀逾成人母爲析業與昆弟推讓巳大父歾哀痛加喪父爲諸生與仲俱嗜古有文名試輙冠儕偶而郡丞某嘗徵仲

文不應衙之會叔氏仕諒與人訟其人病死其家遂誣叔殺人而知丞故憾仲辭連仲丞下令捕仲急允兆以計緩仲遂赴南雍試丞恚甚計收其孥必歸遣捕數人倅至母大驚允兆聞而踉蹌赴母所大呼曰殺人者我也吾死耳無與仲柰何嚇吾母叱諸捕者挺身出入見丞會丞以它事與諸生鬩始釋仲竟以憤死又三年事白已走都下冀得尺寸慰母歲餘無所遇會兵部公舉進士欣然曰是稍慰吾母遂歸歸即弃去經生業攻古文嘯歌不輟而壹意孝養母母所居輒與俱母春秋

益高飲食寢處不須臾去左右如是者終母世母殁哀毀特甚服闋四方譚藝者月踵至而允兆不自得浩然歎曰柰何令後世嗤我爲無用詞人哉向所以甘尸牖下者母在也于是復挾策抵燕因得宋忠甫西寧張聖標金吾李將軍某與定交而忠甫故侯裔好任俠使酒自交允兆即折節讀書會李酋亂寧夏即慷慨上書願得當一旅振先世功時論壯之于是海內賢豪長者爭交驩允兆先生而撫薊鎮益齋成公爲虛左奉教允兆爲言今西北戰士苦無餉東南苦轉餉不給爲畫墾田

十議成公欣然將藉手疏聞會遷去不果時蘭陰相公亦習知允兆願借箸畫國事語多不傳如奏罷開市開採中使者數輩其著者也倭寇朝鮮侵其地朝鮮慫詣闕下請兵而客有倡和議媚倭與約婚姻者允兆奮然起曰誰爲此辱國之言因與蘭陰言朝鮮吾屬國義當援與倭可擊狀聞者氣奪　上遣李大將軍督兵趨平壤復所侵地倭遁去久之蘭陰公求去位允兆言　上遡公厚不以此時竭忠報國家而輕言去不用而去未晚數爲公具疏將上數爲啣公者所阻允兆方就食遂推

案起謾罵曰甚矣倭人殆趣出蘭陰公爲涕泣持允兆袖曰先生且留吾徐圖之允兆曰公去朝廷難吾去公易耳遂拂衣歸云何聞宋忠甫死嗣未立復抵燕經紀其後事故所交游或死或去皆雕落乃長歌別聖標從都門走五臺過大梁泝河洛還登普陀禮大士而歸與二三故交抵掌談生平諸鄉老推入社爲詩酒高會與天下高僧究無生之旨郡大夫有慕允兆名者願得一見闢縉論會均田議起又病荒議賑允兆悉心條列十餘欵上郡大夫輒拜受教顧卒不與見也性孝友老而

彌篤諸仲叔亡者撫其孤子若孫不啻已出急人之急憂人之憂無疏戚貴賤輒竭力應之讀書覽大指不泥濫文藻詩從心出有骨幹大都追古而卑今也臨殁如就睡不亂得年若干遺文若干卷行于世嗟乎如允兆者可復作耶允兆孝友類姜肱義類魯連詩類高岑言論風旨類林宗不盡用而實有用於世如允兆者可復作耶

寓生曰世卽知允兆以爲詞人意氣人隱人耳吾嘗聞其與猶子偉論於陵仲子與管夷吾孰賢偉高於陵言

其能辭三公爲人潜圃允兆曰非也嚴陵可以無於廢
春秋不可以無夷吾夫隱亦何難之有嗚呼此可以窺
允兆矣余故推之曰高士今尚論者稽焉

紫芋園記　　吳文企

吾於東西浙再來人也行山陰道已飽應接之奇來若
雲間又極登臨之勝向青山綠水中作二千石大有清
緣加以歲豐人樂吏久民信在公多暇日焉然溪邊蔭
美丹子云勞郭外峰青僕人不易吾所甘人所苦孰與
咫尺圍城之內烟月萬家之景無煩雙屐坐攬千峰登

平臺而岩視俯流沚以川觀水自清漪綴之以版橋人跡林本翳茀收之以曲磴精搆為者不勞取之無禁何必彭澤仰公田之酒成都樹八百之桑然後公私取給進退晏如者哉園以萬曆乙卯新秋作不列垣以城為垣不鑿池以河為池逍遙者其堂鸛鶴者其亭樂渡者其梁語載各小記中在唐中葉陸鴻漸亦竟陵人流寓此中自號桑苧翁翁與吾生同里游同地山水同情吾園翁園也作桑苧園記

玉笥帖跋

吳文企

消士處官下雖木枕亦不宜作其嚴乎我來守吳興日作木枕事無之偶郡齋古茂樹下披草得吳石金鐵質遠山色紋青首趾悉如琴瑟狀北宋物也上題玉簡二字自元豐宣和歷勝國本朝高人題字已滿幾年穢跡豈茸不爲井闌階砌幸矣自笑處官百不如人落落硜硜如此石石應太守將去先裭裝題名一部豈同廉石公絲食壁矣此語未易舉似它人固當使韓求老知請求老下一跋語

附跋語　　韓敬

玉笥伏吳興郡齋後自元豐宣和到今堅埋草莽中凡五百餘年遇白雲守君石始能言耳昔虞愿爲晉平太守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清廉守乃得見惟虞愿見之今玉笥亦具其眼者耶守君清虛無事退食日朝石曰我恨牛奇章聚石爲族以甲乙品第君南宅老子以袍笏辱君吾則否否請備以貧太守對興日歸舟壓載惟石丈人日日坐我香雨樓也石曰可

增定玉壺冰序　　吳夔賜

覬熙明之容象許始信往哲之不可招本穢溷而遊僊

僉益知愚者之不可覺凡其有待疇則無情將服退然以希太上則陳言可采餘韻若存企此同人稽諸勝代云爾昔吳郡都玄敬先生特揚高尚亦栗方聞用索縹緗函勤鉛槧嘗輯書曰玉壺冰蓋志潔也頃吾郡閔康侯氏好而廣之由漢埜以降　明興以前事必窮搜言惟殫述務使針砭流俗闡滌塵襟因襲前題以風來宅在玄敬且躍且潛可誼可叙與懷綺歲竣役頹齡啓所由來安知無託乃康侯珠非售櫝刃方發硎邃厯高舉直耽恬漠他無嗜焉猶足多者遂書成而問序於余

余惟世運厄於嘗塗士習變於典午王風既泯大塊莫容棹臂起紛逸戶媒禍移其憤激寓之玄虛將寫形神皇恤名檢杯中枕上斯惬沉冥杖屐毫端儻覺放浪陶柴桑所關不細卒號無懷阮步兵所指甚微緜云至慎無悶隱德任蕭蕭乎愈朝爲遁淸芬存典刑於草澤緣寔嘗以造眞境由好黙而領微言人所呼爲癖絕彼左遂其泊如身既違時事胡謀野不聞理亂已悟盈虛開眼蒼天忘言芳草烟雲戶牖魚鳥朋遊快今古之如期指河山之常在喻醯雞其何有蹴溺狗於既陳其斯嘗

契無絃途遵合轍遺區中之累而證言外之詮者非耶若夫畏影含陰避跡忘息陽爲高蹈寔後競心處雕峻而圖莊矜官閥以師鄭御天台者終鄙赴盧阜者必塵遁則惡用買山出則皆云誓墓於無事求多事強俗情爲勝情藏名而較詞伸去勢而操亨奪高巖穴以廣交道借風月以美談資五千言之執於無九百種之破其有大抵巧爲理累雋則神馳如彼賢豪猶擬眞贗治之叔季安免涸滑乎哉余則謂書不限代代不限人旨固淵渟類仍林列隨其典致所及恍乎精神與俱姑以兩

君子之好處前人亦以兩君子之好俟來者而已然閬之吉光不濡火浣不熱物莫可移人其胡渁何人不得何止不流樂水中來境寧外假嗆騷然眞氣邈矣至人孰幾於全則語其次

香圓圖贊 爲閔康侯作　　吳夢暘

林實是珍用驅醲郁譬之得朋居然比玉炎散瑩光秋垂結綠猶蒸栗然飽霜已熟脂覘而圓不風而馥傲然晚榮奚遜井谷江陵洞庭將無婦育老靈圃之契爾幽獨頗借餘馨聊寓余目

昔東坡居士晚年呼侍姬朝雲爲老雲余亦戲呼雪居先生爲老雪吾友地下聞之能不我嗔定爲絕倒

木竹杖銘爲心丁長老賦　　吳夢暘

竹恒虛爾能實木恒曲爾能直噫爲離疇爲壹離其華壹其質道無常道無息日行之恐不及爾爲侍者司其職窮秀才惱不律嬾和尚喚杖錫唯於爾乎胥一擲

答閔康侯書　　吳夢暘

不佞暘趨古未至從時未能四顧孑然老益自廢存自附於不鳴不躍者流尋將匿深山以待盡而已迺不意

晩而遇足下過聽而收之于之雖一承顧盼籥下可前終恐小人懷璧實出非分皇恐皇恐至聞揚推秇林靡不中的諷詠浹旬口有餘味其間評騭非不佞所敢許然足下成我大矣能無一語謝也竊惟當代文章開創之功莫大於北地顧後賢短之以爲時屬草昧人文未啓而北地所自命亦以爲未臍自然之化境猶之乎文人學子之韻言已耳嗚呼是唯北地之不欺是唯北地能道之而卒莫有出其右者譬之江河地中或洑或顯其源遠矣同志者盍溯而委之墊斯稱衆流合源今

古且暮耳迺今百年以來風氣日降將謂張今愈盛愈衰將謂復古益近益遠毀則相傾譽則交市淫哇塞耳雅音日微嗟嗟風之不兢寧獨文乎哉蓋古之導今皆今之不可無導以源也今之襲古皆古之不必有襲以流也雖然有能襲之猶得古之衰苟溯其源固有可合者在至如潦水暴溢徒使耳視者駭愕將恐不崇朝而涸是可與有源之水等觀耶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今之不古若者以其無有也是不在文矣是不在文矣足下才甚高志甚卓春秋甚富由此詣古何古之不可

蕭而暇較今人爲哉顧足下勗之矣然不佞誕矣僭矣所謂倂於知巳然耳其唯足下終教之

懐愚韓公暨沈淑人八十雙壽序 代沈方伯

米雲卿 寓公

大夫韓公蓋八十而耳聰目明又夫婦偕也歲公以會試第一人奉　大對衰然舉首撤簪筆請休沐就予舍實稱觴焉爲吾湖盛事同郡謀所以壽公徵文于予且徵事焉余惟公雅善擘畫趣取乎利民因而謝劑之動守寔會不務皎皎爲名高故所至有治理劾既去而民

思之乃其績鉅莫如府江開道一事功德宏遠矣可
以世西粵在輿圖爲十五分之一梁阻遐邈禹功之所
不及有虞氏巡狩止于蒼梧之野蒼梧以南未嘗有聖
人轍跡豈其以遐荒棄之有所未遑也公備兵府江距
省四百里而遥地廣多山菁木叢密虺蟲之毒蒸爲瘴
癘獞獠持弩矢竄穴其中伏路行劫曾無寧歲公移檄
廣部二府募商五十人人挾五百斧手隨山刊木誅鋤
蓊欝由是虺虵熊虎不得復傷民崖洞清盜無所蔽匿
相道里遠近置亭館行旅無戒心徑府江之水不可飲

且滌其毒於下流至是無惡草木以醖釀千里之江滌成往汲視昔非其兵不得行非載水不得食走生人擬刃之中利害懸矣此方民推公功在禹益間以開創土宇羣生永賴非攻城拓地所能並也今公得享上壽開世祿次君既取上第脩貟禁近乃復遜其遠大之思為他日樹立諸孫美秀而文公暨厥媼皓首頳顏爾遐若神天之報施善人豈爽哉客曰論則是矣韓公勳猷詎止此聞其始宰寧德請停本折間餘稻涝虛糧二千石而軍民兩利頴川之治也按兵不舉一鼓而擒韋王七

敉寧數載激海之畧也却羨餘萬七千兩而不自居廉
歸略責歸數百姦盜屏息而不自居功斯亦不足舉乎
余曰史遷作傳人識其大韓公長者行與道長義與歲
積敭歷中外炎風朔雪皆有車轍馬跡焉懿媺不勝書
姑舉其大者當西粵襟喉若鯁也地且爲狐鼠設險自
漢迄茲乘傳而往者亦寧既脫視之頎費無從出處用
於國者不貲寇或相撓且將徵兵已更爲難首或以去
中朝耳目遠事成無赫赫名不成爲無窮之累寧遷
延苟歲月公志在利生於赫赫之名非所尚且計無敢

旁廋惟此時爲然困已小鮮視之事可利商資用當辦
諸商從而二十征一兼以利國至商民大集以兵法什
伍之堅栅大斧陽以攫獸陰以禦盜彼術在避實邀虛
必不敢犯吾壁皆公方略也利吾商者即嚮爲吾難之
叢木灌榛以給公費者即嚮伏弩彀矢擇人而食之獞
儵嚙昔彌際之疾去歲省撤兵餉萬金彼方之民方且
尸祝而詠歌之勒其功於金石此方不知也惟公所樹
若此而人有不知所以爲德也語云活千人子孫有封
擧輿圖周數萬里從古未開闢之土結駟連騎儼然中

州近古之良吏尚不得與列剏其亞者乎公自出諫垣遂遭廻藩臬不復升　朝者以不務聲華故也公益耻知希我貴既貴矣胡不樂若于公有陰德高其門既徵矣胡不樂居官建從古所鈌之功既成矣胡不樂舉公三樂以侑公觴固當滿引也公聞若言矍然曰子無乃稱遂書為序

先王父起家縣令歷兩邑名在西漢間比晉薇垣多所諫列都削草不存秉臬粵西异績彌著功銘金石澤浹人心誌紀載之榮為懿業惟是墓上片石尚懸

以有待故其詳未得而譜焉郭青螺先生與王父年友稱萬契黃寓庸先生與仲父交最深米君夢寓公則千秋昌箕物外友也故斯觴壽諸篇雅在常均之外嗣振前休責良在後人矣　不孝孫千秋百拜謹識

雲卿字君夢金華人徵歸安之埭頭有詩集行世萬曆乙卯間洸何山司寇時正屏藩入閩

火蓮偈　為韓延年內人洸說 延年郎聖開舊字　米雲卿

夫洪鐘繄即响徧虛空悲念猛來瑞徵物象式觀金奏有無之體自分忽兆華形自他之遺筴辨豈鏗然寥廓

者則本于蕺爾堅凝煥若冊緣者不由于寸衷悲感聯凡有聰明遞相聞見咸謂鍾响之理不類于火蓮顯化之祥無關于心念也是皆淺判都未深推詎知鐘性擊心竝周沙界冥應寂感不離毫芒他性實而我性孚故谷呼響應我法誠而他法著猶表立景隨金舉今鑄空音之相生側悲念火蓮之默召則知有無二法皆出于自心空色兩端不離于元性至迷情一起物我形分故于一切法中自立他附大千界內果後因前茲有感通自分體用然不可認物之非我造必由他也菩薩于三

摩地中建立國土則萬物皆造于一心如來于大願海中廣化蓮臺而九品皆隨其願力當觀心未發之前曾無一物願力弘之後頓現千華此其證也嘗聞華嚴火蓮顯異表菩薩之勸心同分水蓮吐芬亦世善之常供我延年既享其常復承其異固當自慶也余更有說焉竊聞受善言而終違之淑將成悔感異應而後怠之福或爲愆可不即入華嚴海中求度耶故說斯偈以相勉云佛言世間法一切惟心造衆生信不及妄認水生蓮蓮必由水生火蓮復何義水火二法體妄有法中生

妄集世界成克盈善惡衆浮遊與漂溺樂燒及遭焚水火性自如業果紛成異同修善業者同流水中蓮善業或少虧對之不成恍蓮花逞香色聞見屬因緣至鼻盲眼人當面猶千里須御一物享全藉宿因承水蓮年復年供彼恒沙衆延年心猛銳一懺感真如應異由感恍宜將火蓮瑞三華三相現若表去來今見在華苑然當辦誰為造如云慈氏造慈普豈徧開若謂火能蓮何獨君爐有君令當自信瑞自自心生朶朶似凝脂莖莖抽烈焰苟非心猛利奇端不能成譬之飲水人冷煖皆心

覺前心若如此火蓮應昇開後心能不造蓮界何難至見心當此瑞已似谷中呼衆善不能齊隨君心所到徐徐爲善者卽取水蓮心火烈水緩柔勝劣從斯判余爲火蓮偶無舉水蓮言並啓一心門無奇不可造造至無所造所造亦皆空妙湛不可名是名爲佛道

福山禪院放生池募建佛閣疏　蔡善繼

按郡志我湖放生池不下數十所迄今湮沒無聞將高岸爲谷閭彈爲河抑豪貴強有力者因之以爲利遂令淸冷之淵化爲沸湯功德水變爲苦海胡古今人不相

及一至是也祗山禪院石機師倡道東南上盟蓮社我湖薦紳先生孝廉文學善信共發大心倣效顏魯公遺蹟創立放生池於城西之草蕩漾池周遭數十畝大小相錯山水盤旋堤防堅固網罟莫加每季蓮社課畢師即偕諸檀越說法放生人多濠上之情魚脫苍中之苦神龜不必見夢於元君大士不必現形於蚌蛤悠然而逝陶然樂也約言斯舉利益有六施法平等損一錢與萬錢放一命與萬命無多寡一也人得隨力隨緣破慳吝心利一人既已入會見斯勝事出而放生歸而食肉

佛恐也無何而六齋無何而斷殺遂至永離惡習利二
隨喜放生者歡喜讚歎未入會者因而入會利三此風
一倡遠近善信感動興起續置放生池者十餘人利四
素網捕爲業者始潛入爲奸後忽感化相戒勿犯後遂
化消善心增長利五始放止水族魚鰕既出中觸類遂
兼及於鳥獸利六似此功德不可殫述乃諸君子開其
始復慮其終以那志所被放生池數十處而今茂如也
不及此爲久遠計那能不隨前轍旋隨湮沒乎於是議
復建佛閣禪宅以安僧衆令游泳斯池者時聞妙法共

證無生且令數十世而後發者提心者皆得有所憑依感動如我輩之於顏魯公則薪盡火傳利益無窮也

題閔康侯草堂巺園吟咏序

葉秉敬

天地間一種氣機大至於衝天拂地撼山震海而小至於鑽芒度隙破蔓握莖使萬物飛動而不自覺者其名爲風風者天地之逸氣也人心如天地亦有一種氣機始於神思輸運流於齒頰毫楮合於絲竹管匏而鑽於皮毛肺腑使人情飛動而不自覺者其名爲詩詩者人心之逸氣也此種逸氣名之爲詩可名之爲風亦可詩

三百篇皆風也而別有雅頌之名雅與頌皆可以風天下者也皆可以風天下則皆風也此風噓於漢魏則爲漢魏詩噓於唐則爲唐詩噓於宋則爲宋詩詩以風名亦必須有風之氣風之意不知其何自出以爲出於土囊皆非也使土囊可以出風則土囊未嘗一日閉又何有無風時耶信知風者一氣機之自爲激動而非有所從出明矣而作詩者不出於漢魏則出於盛唐汲汲然惟恐人不知其所自出夫取詩于漢魏盛唐亦似取風於土囊者是不若取風於心心之變化無窮其風之出

亦自無窮而何必借風乎與代以與代之陳風而為今日之新風其風殊無變化是繫縛其風也風可縛耶閔君康侯于予未嘗一面而愛予之文特甚片紙隻字必拾而珍之至煩剞劂抑何偏也往予與閔昭余公同在冬官時得康侯手書并得湧錄諸刻而讀之予亦輒賞心而不自已茲復得其草堂賡詠與其忍閑吟而反覆諷誦若有一種清風不知何自而來噫是可以為風矣予因是以窺康侯之所以醉心義者其意亦在於予之能為風而不能受縛斯吾兩人相知之意乎抑康侯既

能爲風因以其餘風溢而爲諸文再溢而爲經義皆無不可而或者謂康侯慈草堂築咫園寄心於塵外而不能屈首於人間是又以其風而還自縛也予知康侯必能廣其風爲君子之風以偃天下之草而與二南並盛予不佞竊願坐其春風中

與沈泰垣督學書　王衡

弟自附驥以來十五年間浮沉驚憂疾苦中齒舌都敝皮骨僅存此番忝筆赴公車糠粃再前真出意外望外弟因悟世間得失毀譽倚伏若環向惟叨冒小過以

致紛紛令見僨叉過之天意人情不知何以處我托在骨肉自當爲我分懼而獎借滿紙殊非所望於知己也當今文體怪謬釐正紛紛百無一効愚謂其根不在文體而在邪說其權不在主司而在督學今海內文運莫盛入閩特下且有巨子爲之倡而適值老年丈以青天白日之胸襟秉司文鐸此眞千古一時翁所惓惓屬望非直九方之相馬匠石之取材而已伏惟傑然建立以廻倒瀾將粗糲腐儒亦有榮籍焉

擬進

神宗皇帝保泰箴　姚祈端

維　皇上御極三十五年德輝遐蔽禎應騈臻威稜鬯于域中禧祉集于闕下星明南極祥燦華祝之三光燦北辰福歛箕疇之五紫雲旁布紅旭再中允哉至治昌期洵矣郅隆盛際乃臣於安瀾覆盂之會竊抱夫杞人漆室之思謂無虞乃虞聖明宜戒嚴倚伏而已治益治忠良恒慮切憂危敢効金鏡于唐朝用賷珠旒于聖世爰抒蕪語敬獻宸聰辭曰

聖明際運休嘉酖天聿徵亹亹有懷犇犇徂彼折膠兆

焰赫炎歊蒸炙膚先應維霞冶乃伏亂危壁于欹失岑
日䁔辨于片言豫章于雲靃蘼其間欹器可鑒滿則傾
爲其應影響維幾幽潛明主燭隱爰剖微纖深居可樂
萬里曷宣鑾扇用起桑雍目前毋察淵魚群下㫋脂毋
代走馬徃蹇氷進腐此股肱心膂是傳誰傾跂足而拄
危簷平臺召對國計共研豈伊形影乃蜚纏綿剖琳獻
璟景彼群賢家闕以補糾繆繩愆折檻何罪綴牘非樵
忍同仗馬竟作寒蟬奔走禦侮有位其肩棊布星列麏
香非荃誰空其署乃一其權聰此槩者心膂用鑄徬犹

于襄西戎晏然獻俘在朝肉骨在邉轉輸上國鈍此戈鋋隄防不預流血成川錙銖尺寸膏脂可惜惟此豕嗜仍之虎冠磨牙厲吻須洞風旋盡亦振發鼓腹便便并略涸矣其飛翩翩藏精收明何攻或堅周道坦坦王路平平受天之佑億萬斯年

答潘昭度父册啓　馬之駿

伏以蟾撽横空驚鴈乍還于別浦瑤華墮地遊魚遄瀰于流波感存記之罔遺欲敷宣而靡罄祇憑麻折聊代荆班恭惟某官天錫琳球代傳棨戟鍾碧峴白蘋之勝

潮山聳峙于孤標羅清霜紫電之奇月露繽紛于藻思

奪席人推理窟聽經客臥隣家古鏡吟成無待十年之

牘銅符分去仍開四郭之花允如慈母之哺嬰兒遂以

才人而兼循吏雲霄開放爲誰占魏闕之雙鳧鼓吹靜

鈞簾獨對瓠池之亂鶩已見歌騰童叟行看武接台衡

其在不離奇爲駒款段念燥髮而登仕依躋早倫造物

之龐然棘手而操筭鞭亦未落人倫之後獨以弓疑蛇

影驟冷轍覆羊腸澤畔吟魚空擷蕙蘭之秀車中載鬼

寧明慧苡之冤豈期咄咄之餘忽枉懸懸之問淋漓筆

墨欣聞韻叶于氷絲燦爛籬筐頓覺春滋于空谷悵金盤之獨酌愧繡段以難酬濡牘有懷臨淵同忝

九日泛茗溪詩序

胡胤嘉

壬寅同群輩讀書洛山山陡峭如削怯於躋陟德懋謀以重九之日泛潤茗上仲旭任酒炙之供先一日各以家急散去老膽愆期日下舂至余與敗畫張無疆史之二顚子以百丈牽小艇溯奉口而上玄霜入候風日清朗群峰摩天溪碧可鑑蒼翠之色撲於眉睫磬折數里一山峙溪如渴猊卌楓燒赤水底倒映低徊久之不能

去遂望叢篁變烟渺渺小語可聞隱然桃源避秦人也乃截流横渡攝衣披蓁莽入見老人龐眉牵羊牧堤上數椽洗滌蛩然足音矣時日薄崦嵫雲霞繡錯巒色峰勢掩爓兢出微飈徐來波紋蕩漾如金在鎔船頭新月湛湛欲墮慨然循影景意蕭條顧語孝膽樂極悲來斯言良然德懋輩引領勝游飛動不已掉臂去之恍如隔世固人事難期一丘一壑亦自有緣凋謝何常來今可念爲賦一詩聊識兹日若夫恒景汝南尚多憂患之心宣武龍山祗矜落帽之譃有如我輩庶稱雅游

遊峴山漫記

胡胤嘉

葉水心評天下山水之美以吳興爲第一余足不能越千里安敢妄斷其言毋憶泛舟苕霅與囑心怡恍若拔脚風塵之外如田父之嗜野芹自以爲至適矣丙午仲冬同邵道載輩飲峴山之巔詠窪罇聯句詩發懷古之感欲記其時日而未果戊申辛亥再過之去病羈北道載溘逝賦二詩志愴壬子秋樾柯自佗於若有君平之問繫舟堤下風清水提曠然爽適峴山初名顯山晉太守殷康侯始冠以亭迄唐易名爲峴堤濶三丈許甃以

文石雜以楊桃做聖湖兩堤之制然圍抱山足隨勢紆
轉道場車蓋加几案浮塔如簪筆碧湖蕩漾無際葭葦
浴雨團烟飄曳湘海此則聖湖所無也堤窮爲選佛場
佛閣負岡面湖幽鬱交至惜圯倚不可登閣後微徑捫
蘿以上徑窮則滴翠萬籟矣逸老堂據峴之中三楹弘
敞太守陳公所葺也嘉靖丁未間劉司空麟與蔣司空
瑶顧司寇應祥吳憲副麟陳大參良謨韋少參商臣唐
比部樞爲香山洛社之會而郡佐築堂以延之非湖產
而與斯社者則崑山張納言寰也嗣後萬曆壬寅間先

師許司馬公復修其社集郡中冠蓋四十餘人春秋兩
會司馬沒此社亦不復舉矣傳石如伏猊背窪形如罇
唐開元別駕李適之亭其上以為飲　大曆中顏真卿
作郡守公暇與同調李全白裴循等二十九人遊宴聯
句詩律五言人拈一韻頗為首倡朽字殘文揣而讀之
使人神往如裴循之蓁蕪掩前跡苔蘚餘舊痕王修甫
之遠水明疋練因晴見吳門劉茂之流霞方泱漭溯鶴
遠翮翻皎然之覽事古興屬送人歸思繁陸羽之松深
引閒步蔦弱供險捫丘狩中之花氣酒中飛雲華衣上

忠裴矽清之白日半巖岫清風滿丘樊顏須之去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溫俱有深致客有疑崔罇無足寄興者何來諸賢之賞適余曰別駕架亭偶寄一時曾公雅集遂成絕唱世無百年之生而有千年之蹟無常勝之地而有不朽之人金谷蘭亭亦復如是當時或時日和美朋儕契偶山川增其靈秀風霞助其歡賞觴酒極望滄洲邈然與言高詠嚮概千古若後之人追躡往蹤刻舟以求鮮有領會者矣稍出則爲喜借亭亭更軒翥稱其佳名亭下石壘如砌立壁似堵穿以盤陀石趾嵌水窞

栅覆之亦爲幽勝堤以内爲放生池唐肅宗詔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眞卿作碑記其領郡時已有矣此則倣其遺意爲之池上築禪室焚誦焉池方廣若干畝内外互通魚蝦潛沫出入其際無拘閡之苦若武林蓮池上方則魚皆攢首待死更無生趣也所可恨者遺愛碑及半月山嶺竹篠荒草互縈石骨大雅君子一爲芟除無慚西子何論虎丘于人座哉嗟夫元凱寄情於峴首右軍發慨於歐餘微言逸表嘯歎拆集謝靈運詩云中爲天地物今爲鄙夫有夫豈必列膏入室方爲家

珍跋想猶存托情斯應雖同舟之人亦分得失苟會斯言可以語游矣浩月墮船挹水濯襟命筆漫書以識勿忘壬子仲秋十一日

不溪偶記

胡胤嘉

不溪襟帶清邑每過輙樂其清佳壬子孟秋偶得半日閒蕩舟乾元山下板橋跨曲港水色如碧油桑竹映發使人幽絕山麓平松萬株日影穿射凉風拂襟暑氣忽滌去余里而近者南則超東則洛北則乾元金鵝互峙爭高下時登眺常有怯懾之色今步山巔遊在眉睫氣

巳凌之矣樵子復指余徂道迤邐如蛇盤中亭冊休下覛一邑不滿萬竈粉垣如畫若水貫之螺髻之山若歧若椅田苗正綠烟嵐雜起亦領人意去亭稍陡峻再折而至前架一亭揷欂爲藩其上兩楹中供大士香几潔淸不見人影簫聲雜笑語裊裊自空中出余澄坐久之門榜高士菴蜀人陳侯效所題高士者漢吳蒼宋沈麟士也後刪

復兩省設兵議　　臧昇原名昃如

雒邑元旦之禍倉卒無備賊入如蹈無人之境向非顧

思義家丁過於城闉則賊悉脫網去矣於是邑士民惴惴有罷兵彈壓之請良有由耳夫事非凡所見必駭而疑徃時兵來巡緝闉間市里若負芒刺實則不戢自焚亦古今通獘疑者亦未可盡非也欲受兵之利而亡兵之害將何術以處此不肖兄弟愚昧寡識烏足以與聞然地方事身家念殷敢不竭其管測一曰信地所云雙山置備平望遊徼者蓋以平望係蘇湖接壤雙山係宜長廣三地接壤兩省其勢須於界際置戍譏察聯絡意甚美矣然雙山實非襟喉之地也長邑自安吉梅溪諸

山迤邐盤旋東迄於湖㳄之香山嘴將百里而近中間經四安合溪水鎮等諸村聚由四安而上走廣德由合溪而上至楊店走懸脚嶺則宜興之張渚走清達嶺則廣德由水鎮而上啄木嶺則走宜興之湖㳇由金村循湖㳄則走宜興之黃瀆皆通衢也別有幽蹊曲澗短阜巍岡山民樵買茍越數十仞之險則已別境矣不啻數十處也耿侯時於聯綿山頂設堠瞭視遺壘尚在幾百里然此綦布之兵非一旅之任也自香山嘴循湖而南至於小梅港亦數十里與湖比隣其近者僅一堤之隔

中間出口如夾浦等處亦二十餘所即湖盜出沒之區也宜與烏溪定化寺口遥相接焉此一旅之任不能遍備明矣竊以為今日之兵當資其聲以彈壓當賞其益於干掫彈壓者非九關之謂也居重地以控制明威足矣故曰莫若置備於邑然邑僅如斗大官舍學校廛市幾滿何所得隙地而置總師之署即幾百人亦何所置之而使之居有營處有聚與民不相擾久久各乂也竊見杭州都會甚大而羅木營乃建在草橋門不使與宮巷閙市相雜豈無意耶謂宜于城外附郭之所如北門

北和橋外及西門紫荆橋外不妨去城數里相視要地之寬曠者内以護城而外當合溪等山路入城之孔道則聲勢足以相接而兵民不至於相軋或一道也至巡兵羅備之所不厭其廣宜於紫荆畫溪間置一船焉以備合溪宜廣于金蓮白溪間置一船焉以備夾浦宜與于倉橋河泊間置一船焉以備湖藪而城之非官衙切近無一垣之隔宜于北門城河置一船焉以備越城令之早夜警視而陸則於合溪水次置一船焉水則于夾浦港口置一船焉以備奸民之入境者蓋二地于邑尤

近而行旅至此下水或河議耳一月召募夫兵必使其勢不可離而後有兵之用故無室家之累跡、繫其心不可久聚也取四方烏合以寬其數不可得制也非惟無益且以釀亂矣竊見各邑有民壯若干名原以昔年海警爲防盜乘城而設今乃混于捕快之列于縣衙祗候而已宜即於此項抽出以復初設之意不願者聽而去之老弱者汰而易之又即彷其意以募本土之人充其役而足其數市棍狡徒不得衆焉使合伍之人皆鄉民之有室家而壯實者則無烏散獸噬之慮矣然其數固

不必多也今討巡視近城凡四船船二十人每更四人鼓棹擊柝而足合溪夾浦則每船十人而足此須百人而伍長隊長不與焉餘可更置百人以休番其不在船者以供戍署戒嚴擁衛亦足以無之而凡守戍之莅是任者又必額設家丁若干名糧亦勿令踰常額使爲親兵足以主客相制農隙時以家丁教練土兵令之可用然此儕非有廬竈不能寧居藉使無事而浪遊城市則必有爭攘之禍宜于戍署左右量設營房以聚而轄之且既已役于官則宜厚其糈家丁自來優厚所謂將必

有所私之士方可得其死力而衆兵亦必饒其生計有

可責之以揀練其有田疇本事者不妨量與之假而賭

博酗兵者嚴禁焉兵責諸長長責諸統師者精明令長

于是稽核游戎都閫于是考成庶戎紀肅而不致貽害

耳旣設其半於長與更設其半於宜與而游戎以統之

即兩省亦率然之勢也所最急者有兵即有餉今長邑自

東事加餉以來民力殫久矣商賈山澤之括巳無遺矣

莫可增者惟閩近有裁宂官之議亦可爲一助其民壯

之轉替所補亦無幾且此兵署旣建無有巳廨則撤始

之費及每年供億常額非有成晝不可此原非一邑之事兩省協備郡城屏翰係焉或謀協濟或取正供庶可久耳若夫搜括邪移爲撥始之助則在不避勞怨斷然行之固非編民所及知亦非科派之謂也別有臆說于此以補兵所不及則無如保甲蓋保甲者家比而戶櫛之勿群聚不逞勿藏匿逵逋甲之長鄉之老得時稽察有者以告官司嚴爲申飭犯者同罪則奸亡無所容矣凡遠來之偷必主於偷家而同里閈保老未有不知偷主名者所患上忽爲故事下亦謾以虛文耳昔筠塘陳

公祖壇石熊父毋耑以此法精選保老之有身家者而責之司察奸究其時野有栖穗境亡盜賊至今思之使一邑行此則一邑靖矣使江以南行此則江南俱靖矣故備兵之踈也不若保甲之密也置兵所以爲聲也保甲所以爲實也惟當事加意焉地方幸甚

德清澉溪嵇氏族譜序　　謝先申

氏若姓非一矣古合焉而氏冒姓姓淆氏矣則豈知姓或以異氏或以同氏姓之同或以名而異故以實乎故姓於氏可代呼而氏於姓不代呼者別之也何別貴賤

氏賤則名氏名同則婚姻可通而氏之姓同則不通微
矣哉祖姓宗氏之道須慎辨之也宗氏則稽氏斯譜其
避與非凡所修遠張族非凡所離實誣先者矣夫稽之
爲稽也故以地而稽若奚之改而稽也豈氏異哉稽祖
姒奚祖任其姓異耳其支會稽而氏稽或嵇則其後夏
之季杼者非然則其後漢之徙譙者其支銍之嵇山而
氏焉者則其後嵇康者然康之先故奚氏後也避怨而
後乃氏也其爲奚仲之薛而奚其爲簿奚氏之叚而奚
康亦未諦所宗也而望則出譙国矣迄今言譙国郡者

於稽嵇任姒之別不其憯乎哉祖遷莫辨其始孰如世邇而宗乃可明明宗則不追祖祖以尊不合族族以顯是譜義也誰則有之吾今乃見諸司李嵇公矣公王考之創而譜也遷而高鄞出宗弗宗又遷而中散疑宗弗宗又遷而季抒或宗弗宗獨宗其落溆溪者惡乎辨哉或以逖無其徵疑疑以逸無其徵出而出之自高鄞也傳夫耳受而目無稽則寧若其信信寧若徵其落葉脫於枝而歸根於土樹孫枝於地而幹之生也復本於橪此其宗落也其無胄遠之謬乎吾聞璉市之嵇有太史

焉嘗溯所庠而與淑溪之族合公之考義不欲附㕘懼誤也夫誤豈亶疑焉爾哉傳與聞交異則徵其徵交闕則徵其無徵交疑則無徵其必徵乃淳安汪氏之譜則有異溯其身而上至啓公之族且七十餘世矣而諱字卒葬歷然如目注則其詳也殆不勝僞嗚呼僞詳則誣若祖誣則悖本矣夫人必反其始本始必貫其真公則自伯八公以來代不溢質[illegible]惟真焉斯述之已耳予小子讀其義例則知世系之氣脉一焉而無誣祖之爽則知行第之褒貶寓焉而有勸善之憲則知太傳外傳之

章懿貞範焉而不爲浮實之譽則又知祀産之所以繼孝則又知文秉之所以興稽而譜法具其都矣譜也者所以序世統資周普也弗普則奚其都是公所爲愼乎鄰僞也公於族蓋嘗式其存仁公世麟公若其王考若考而敎爾睦焉睬宗若身慮或痺恭兄若父慮或墜椿嫂若毋慮或怠畜弟若子慮或猶其周詳檢愼子愛廉潔以則其祖考焉慮或辭卽司刑而訊鞫若痌得情則哀卽寧出不經而不入無告焉慮或寃抑不當乎平反斯其具譜心哉仍譜心譜義乃以行徹譜義譜文乃足

術夫是謂之無譜世微是普心而顧文焉是飾則末耳
是故尊祖莫善乎敬身身所出若出所出若所同出若
出所同出而人不知所繇禪續則不敬不敬則不尊然
必綱之以祠祀紀之以宗法署善以春薦褒錄惡以秋
薦貶以是義例格其參昆格則削之而不格則終筆之
俾行與德迭尊者以月善蕃廸之則人善而善族其可
不然祖詒不必淑孫族衍不必賢類而況登削方之例
乎何以幾守且必傳也夫人善若公則雖無譜收族將
百世傳而冠氏矣刻其身先教後刻其睦先收後刻其

以質人系質事則其質情有不與質義符哉是可世勿替矣似續之者尚亦率公善以爲譜宗乎

答雲南撫院閔曾泉書　魏大中

台臺靖藺益東川烏撒普安之不靖而又悉索滇甲以援黔以待黔師于境上乃黔之爲黔者遂巳不可問也滇之出不足供滇之軍黔不能自供又無以供援黔之軍仰之楚楚不應叩之斧斧不應司農司馬左支右吾誰知天末萬里有勞臣如此其盡力于封疆者哉顧惟其去京師尺五也封疆之臣之耳目不注于奴與虜

而注于輦轂之下其視聽亂其思慮分卒底于敗潰惟其天末萬里也輦轂之下之視聽所不及封疆之臣可一意於萬分難爲之中爲所欲爲爲所得爲而底于成所願爲台臺賀者此也

心丁血書華嚴疏　沈師昌

茲雲間故多名山其蓮社之宼著者則無如福山禪院福山爲石機和尚所開搬凡名勝行脚至止無不思結廬其旁而石機亦復具眼不必人盡淨土即禪客律師種種行門其魁然傑然者咸稽首請住以故福山社用

于茗雪而松龕竹閣若棊布星羅綦盛矣西蜀心了師勇猛無二初入社欲血書華嚴經是經爲卷八十一刺十指血僅如縷度不易竟遂舉刀刺骨師尋仆地久始蘇長跽白佛書成當燃兩指爲供自此毎刺泉湧不半歲成帙欣然燃指是爲第一願比游五臺復作是念言我此幻軀同于電露世人血書不病則夭迄乎無成所爲信力少耳我旣具信根疾得成就且也神愈王無異未出血時請再書一通以報佛恩且欲以讚佛之威德也于是剌刃于臂于耳于舌亦不半歲成帙是爲第二

願今復將有事峨眉普賢示現處也心了作而嘆曰行門盡于華嚴矣我敢愛華囊而發他誓願乎欲徒步入川瀝血作佛事石機與余言余聞而悲之且慮其道敝而中乾也謂不若仍留福山書寫須其成齎至峨眉便石機曰心了所乏紙耳居士能為募金市紙彼不惜以身作墨我亦不難借福山為峨眉也余曰如是如是心了合掌謝曰果與居士有緣便當留此今日紙至即今日書余益驚惋嘆未曾有是為第三願于時丙午之冬十月也今且幾半歲矣他緣簿堆積案間如山未暇圖

及此大負心丁哉兹將過福山討側理裝潢之費可二十金敢告之戚友能共成此緣者與心丁析皮鑽骨功行無二無別然師勇猛甚期于今歲圓滿諸善信有所喜助幸即慨發一以省索施之煩一以滿書經之願為德不淺如其以空名應所求而曰姑俟之異日也余不任奔走心丁亦不能少待則請無題姓名為矣

蕭葭舍記　閔光德

吾廬之東五里許有藪曰上陂田疇夷曠而遲迴前溪條英餘不諸溪之水載經載緯湯湯乎瀦諸此而成澤

翠瀲落月瀲波涵空層洲複沚淺瀨深涯回互曲折菰蒲葦蔣荇爲灌莽而葭菼特甚北望官塘與颿影相映帶綠岸栁陰四合樛藤綸縰旒垂於水際每漁笛數聲菱歌間發恍乎非塵境也一丘據其要面巽而負乾駢植松杉檜栢蔚然葱然爲漚影菴余所卜長夜之藏也菴之東屋一區榜曰蒹葭舍由曲徑入庭前花木不數種亦不蹇於目有亭臨之曰玉濤亭之上曰秋聲閣朱闌畫檻四望無際閣外曲房數間啓北扉軒曰戲鷗面一池如玦旁甃奇石嶔崟水從石罅與澤相灌注中栽

蕭苜爽池芙蓉碧梧數本綠竹一叢竹外槿籬環之余既爲不鳴之雁盍厭世俗之紛遂託趾焉入而處于舍之中儒之璀編釋之貝多道之蕊笈與夫子史百家之曼衍瓌奇充焉而怡我神也出而遊于舍之外飛鳥之鳴嘷遊魚之唼喁雲烟之變幻山川之縈廻與夫百昌衆卉之摛原繡野燦焉而盪吾目也達而矚夫舍之四尉孺山有徐穉之逸軌載山有仲若之遐標道場有如剏之高蹤歸雲有太初之令范吊子胥于伍林懷康樂於福田卓焉而騁我以景行也之數者洵足老吾矣

而獨取義于蒹葭者何居豈其管可音其灰可測其花可絮其質可然爲照可浮爲航可緯爲薄爲簾爲蓆有全于其用耶其紫籜宜春翠陰宜夏蒼葉宜秋繁花宜月蕭踈宜風籠烟罩霧宜雨有會于其景耶其苞生似義拔拂似仁低昂似禮音籟似樂勁挺似勇茁萎惟時似信有貴于其德耶吾惡乎知之而惡乎樂之蓋嘗誦秦人之詩有在水一方而遡洄遡遊杳不可得者是吾侶也吾家子騫出于蒹葭之中入乎夫子之門而畡然肥也是我師也吾知勉矣所得於蒹葭者多矣不然是

長物耳而傻構焉炫巧焉不幾爲我心之脉望乎

與董遐周表弟書　范夫人

金昌把袂楊柳如絲金桐花落滿銀床矣飛光流駛黯然傷神天外王孫能不心旌搖曳轉盼征車關山迢遞便欲哽咽耳兩承華札慰存叮嚀款曲出自滿腦肥腸自非一脉至情何能相念若此令人且誦且悲不覺涕泗交頤也伏審途次舟車安適玉體康勝深慰鄙懷捧誦來章知壯遊行李生色江山入目便動吟懷明月光朕陸離矣邇者文場雄戰定奪錦標我外祖家聲年來

見彤於造物所望展頭角光前業者在吾弟一人以承
英奇磊砢覩一第如承蜩此時五色天章已點朱衣絲
筆寄來瑤篇如傾國名花姿態橫出大物定歸摩雲之
手翹首佳音喜可知也月初偶得一夢見弟瀕行持一
幅錦索予作贈行詩錦上似有雲霞煥爛題詠滿幅中
間止月字邉有空處予濫書四行前二句已忘之止憶
後二句云夢裏不知身是客吹來玉笛滿關山醒時猶
覺了了此夢甚奇當是佳兆則吾弟高捷神人已先示
矣承示以契遠生之旨愁城都付維摩處置吉哉斯言

便如浥清涼甘露足使火宅生津但以蓬鬢飄霜未免
桑榆之歎秋林飛素殊深風木之悲佩服嘉言更增悲
感惟持扇頭佳什披覽芳華出入懷袖便覺俗障塵魔
灑灑拂去耳夏初禮天竺還承賢夫人及令嫂夫人駕
臨中路饑舟竟日杯酒留連罄吐衷曲骨肉久別乍聚
不覺悲喜交集僧照亦依依膝前承冊顏藹然如舊似
有夙根耳吾弟旅寓蕭齋得無岑寂照王臺下多士如
雲不審亦有知己作伴否長安早秋涼風侵人如簡幸
善自珍攝